



决战

乌蒙

中国消除千年贫困的一个缩影

“乌蒙磅礴走泥丸”。乌蒙山横跨云贵高原，绵延250公里，平均海拔逾2000米，多喀斯特地形，难以稼穑，水贵如油。

这里有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也有全国跨县易地扶贫搬迁的最大安置点。在这里，打破贫困“锅底”的战斗正在冲刺“最后一公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使7亿多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剩下的500多万将在今年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里程碑。乌蒙山区的变化是这一壮阔历史进程的缩影。

攻克最后堡垒

靖安新区是云南昭通大型跨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新楼林立，配套设施齐全，外观与城市无异。

云南省昭通市委书记杨亚林说，乌蒙山生存条件太难，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不能改变穷山恶水的环境，就把人搬出来，党和政府下了最大决心。”

近年来，昭通把36万多名贫困群众从大山里搬出来，让他们住进了安置区。

靖安新区建立了就业中心，工作人员正忙着组织搬迁户外出务工。“刚搬过来就遇到疫情冲击，一口气都不能松。”靖安安置区临时党工委书记周祥说。在新区楼道里，贴满了务工需求信息。

疫情期间，昭通在外务工的200多万人中有84万人返乡，到9月中旬，98%的务工人员已经回到江浙等地上班。

环绕新区，新商铺正在装修和招商，为搬迁户提供工作岗位。

57岁的祁仕清一家今年3月从云南省永善县码头镇烟坪村搬来。以前山里种几亩地，粮食刚够吃。全家年收入4000元，要养活6个孩子，十分困难。

搬迁后，大孩子出去打工，祁仕清与老伴鲁洪凯在安置区广场租下小摊位，卖烤洋芋，每天能挣50多元。

在贵州大型易地扶贫搬迁小区毕节市柏杨林安置点，56岁的腿部残疾农民杨青中正在扶贫车间编藤椅。搬迁前，他家住在山里约40平方米的旧房，靠种玉米和养猪糊口。在政府帮助下，如今他一家6口搬进了120平方米的新房。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的恒底社区（原恒底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贫困户门前贴有保障



“明白卡”，详细记录家庭基本信息，以及致贫原因、收入状况和帮扶责任人等信息。

毕节市委统战部下派的驻村干部余忠伟来到44岁的彝族群众罗国米家进行走访。罗国米的丈夫在浙江打工生病住院，读高一的大女儿因肾病休学，还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上学，生活压力大。

余忠伟请罗国米把丈夫的看病单据寄回来，他好拿去帮忙报销，还打算为罗国米的女儿申请减免医疗费。

乌蒙山区困难的路况也渐渐改善。35岁的云南省镇雄县碗厂镇村民吴兵，在投用不久的镇客运站候车，准备前往90多公里外的县城打工。他记得，2017年前，山区土路难行，要花五六个小时才能到县城。如今车站定时发车，路也硬化了，两个多小时就能到。

镇雄县交运局规划股股长邓声碧说，到今年年底要建成5000公里村组公路，未来5年再建4000公里，实现自然村通硬化路。

“当前，脱贫攻坚已到决战决胜关键时期，我们更要坚定信心、真抓实干，不能停顿、不能大意、不能放松。”杨亚林说。

凝聚组织力量

37岁的李天艳是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结构乡大山村党支部书记，记者跟随她走进赫章县的崇山峻岭。这是一条长满野草灌木的山路，海拔2100米，日光如瀑，一路行去，大汗淋漓，脸和胳膊晒得生疼。

李天艳曾和同事来到这里的拔拉组苗寨，动员并帮助乡亲搬迁。他们住在山里，渴了喝山泉水。搬家时，80名干部手拉肩驮，把32户老少群众，连同他们的家具，用15天时间搬了出来。“干部脱皮，群众脱贫。”李天艳说。

茅草房和土石屋消失了，退耕的山上栽满桑树，成为搬迁群众增收的新来源。

在乌蒙山贫困地区，处处能看到共产党员的身影。“党政一把手负总责、五级书记抓扶贫”的责任制为脱贫提供了组织保障。从省委书记到普通干部都有贫困县或贫困村的帮扶联系点。

镇雄县委书记翟玉龙今年剩下的日程都已排满。除了非开不可的会议，其余时间基本都待

在村里。他说：“机关食堂经常是空的，因为干部‘下沉’了。”

据统计，近年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

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张宁2018年8月来到赫章县河镇彝族苗族乡双河村任第一书记，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其间他突发肾病，需要透析。但他不愿回县城，一直坚持到今年6月。

他说：“我生病了，真不好意思，对不起乡亲。生病不算什么，比我困难的人很多。有的干部带孩子驻村，有的还牺牲了。”

过去几年，乌蒙山区有多名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有的积劳成疾去世，有的在帮助困难群众时遭遇不幸。

为脱贫攻坚而建的新型基层党组织十分活跃。在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40岁的沈中银是一个“网格党支部”书记。这个新区有19幢楼，分为6个网格，6名党支部书记都是从搬迁户党员中选出。

沈中银负责的网格有19名正式党员，日常工作包括宣传党的脱贫攻坚方针、为搬迁户讲解法律法规和城市生活常识等。支部还与就业工作站一起组织大家到外地务工，并在疫情期间建立起防控小组。

杨亚林说，脱贫取得成功，关键就是坚决依靠党的组织领导。干部群众一条心，敢打善拼，坚韧求成，“再硬的骨头也要砸碎”。

扶贫中的表现，成为识别和提拔干部的一条标准。云南省在2019年提拔使用了5600多名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

汇聚八方支援

进入8月，杨亚林忙碌着接待从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党校等单位前来支援脱贫的干部和专家，把他们带到村里。

乌蒙山区成了全国扶贫的“试验场”。这里云集着中央各部委、各省区市来的干部，以及国家级大企业。杨亚林说：“为建设靖安新区，我们请来了建筑施工实力强劲的中建集团。”

汇聚八方支援

张宁7月回到他驻过的村子，为困难户送去家庭生活用品，并与群众一起讨论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他说：“我们与百姓共同努力，参与这场载入人类史册的脱贫攻坚战，感到十分荣幸。”

▲大图：云南省鲁甸县卯家湾易地扶贫安置区（3月15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江文耀摄

小图从左至右：

孩子们在贵州省毕节市柏杨林安置点内玩耍（8月3日摄）。新华社记者刘续摄

云南省昭通市靖安新区的搬迁群众祁仕清（右）与老伴鲁洪凯在安置区广场上卖烤洋芋（8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林碧峰摄

中央统战部对口支援毕节市。1988年以来，中央统战部以及各民主党派，指导毕节制定扶贫规划46个，协调项目900多个，引进资金1200多亿元。30多年来，毕节累计减少贫困人口约630万人。

上海的雪榕集团经九三学社中央介绍来到毕节市扶贫，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建起循环生态型的大型菌菇生产厂，从贫困人口中招收了3000多名工人。

镇雄县人民医院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联合办医，这成了云南县级少有的三级综合医院。它设立了贫困户病人绿色通道，开通了与北京、上海等知名医院的远程联合会诊。镇雄县人民医院院长胡翊说：“因病致贫，是农村最大难题之一，通过医疗扶贫，可以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威宁县石门乡民族中学的破旧瓦房已被现代化校舍替代，还配备了崭新的足球场、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曾获全国乙级联赛冠军和甲级联赛亚军的贵州恒丰足球俱乐部，派两名教练来学校扶贫。教练郑平说：“贫困地区的一些孩子比较内向自卑，踢球能让他们更开朗自信。”

杨亚林说，消除千年贫困，从安居，到乐业，再到幸福，从物质生活改善到精神生活丰富，着眼的还是人的改变。

张宁7月回到他驻过的村子，为困难户送去家庭生活用品，并与群众一起讨论如何巩固脱贫成果。他说：“我们与百姓共同努力，参与这场载入人类史册的脱贫攻坚战，感到十分荣幸。”

（记者韩松、李银、李自良、王长山、王新明、姚均芳、华洪立、林碧峰、李凡、彭韵佳）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督战未摘帽贫困县

新华社乌鲁木齐9月27日电

（记者高晗、胡虎虎）南疆四地州是我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就业承载能力严重不足，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路上最难啃的“硬骨头”。近日，记者来到新疆10个未摘帽贫困县部分贫困村，看到农村青年不再是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他们富有活力、充满干劲，成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路上的生力军，就业理念变了，挣钱的营生也多了，脱贫致富更容易了。

核桃之乡“新”员工

每年9月，是“90后”核桃分拣员布买尔最忙碌的时候。

布买尔热木·吾买尔在叶城县核桃交易中心工作。金秋时节，新疆喀什地区叶城县58万亩的核桃进入采收季，交易中心内的核桃堆成了一座座小山包。

在集产销于一体的叶城县核桃交易中心分拣车间内，只见堆积如山的核桃正在脱皮，工人们正在分拣破壳机破壳后的核桃。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布买尔热木·吾买尔大声说：“给核桃脱青皮主要是机器在做，我只需要把没有完全脱皮的核桃分拣出来，每个月能赚2000多元的工资。”

从农民变身产业工人，布买尔热木·吾买尔告诉记者：“生活越来越好，现在我只想努力工作赚钱，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

叶城县有着“核桃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在当地大力发展核桃种植业的背景下，核桃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金果”。如今，越来越多像布买尔热木·吾买尔一样，通过靠核桃赚取微薄收入的农民，现在成为一名产业工人，稳定就业、脱贫致富。

馕城新“馕人”

去年12月，经朋友介绍，“90后”阿布都艾尼·依马木来到开在家门口的馕产业园就业。

一到馕坑前，阿布都艾尼·依马木仿佛变成了一个人，立即化身“馕人”进入工作状态。

只见他将面团按成圆饼状，并在宛如“盆地”般的馕坯上撒上芝麻，再洒点盐水。待馕坑温度烧到250至300摄氏度后，他趴在馕坑上，手伸进馕坑里，一个个馕坯被贴到了坑壁上。

休息的间隙，洁白的馕坯开始从边缘凸起处渐渐泛黄，随着时间的推移，馕坯慢慢鼓起了“肚皮”，这时便能够闻到馕坑中散发出的香气——馕该出炉了。

打开馕坑的铁皮盖子，只见馕已经变得焦黄，从边缘处慢慢向内卷起，他用铁钩子将馕钩上来，慢慢地在桌子上垒成一座“山”的形状。

阿布都艾尼·依马木从烟雾弥漫的土馕坑，到现代标准化的电气馕坑，虽然有多年的打馕经验，传统的打馕手艺遇到如今工厂式、流水线式的作业，颇有“水土不服”之感。

阿布都艾尼·依马木说：“刚开始的时候，把握不好火候，电加热不同于柴火，经常会把馕烤焦，品质比较低。”

不过年轻人学得快，适应能力强，阿布都艾尼·依马木成长为可以带学徒的打馕熟练工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

阿布都艾尼·依马木说：“一个月稳定收入4000多元的工资，年底脱贫后，明年争取买辆车。”

近年来，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大力发展馕产业，以产业扶贫方式，促进脱贫攻坚。据不完全统计，新疆目前已已有5万余户家庭通过打馕脱贫致富。

“00后”带货“古丽”

近年来，因从事网络直播带货，18岁的努热曼古丽·图热苏江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人物。

努热曼古丽从洛浦县职业高中毕业后，经学校推荐，通过选拔，从8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洛蓝古丽”团队工作。

她和同伴们的主要任务是，在网络平台轮班直播，推广来自洛浦县扶贫车间和农户的优质农产品，并发货销往全国各地。

洛浦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是新疆和田地区5个未摘帽贫困县之一。当地为拓宽特色农产品销路，通过招商引资，聘请来自西安的团队负责运营电子商务产业园。

团队负责人郭润泽介绍，在招聘中，会优先保障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年轻人。这为像努热曼古丽一样的毕业生带来了机遇。

从刚入职起，努热曼古丽就跟着专业老师学习电商直播相关知识，同时，还强化普通话训练。努热曼古丽回忆说：“4月开始直播的时候，因为害羞，我们还要躲在房间里，拉上帘子。”记者来访时，她正在镜头前大方跳舞，并用极快的速度推介产地的玫瑰花茶，大厅内来来往往的人员丝毫没有影响到她的发挥。

地理位置的闭塞并未浇灭她对梦想的热情。“从小到大，和田市是我去过的最大的城市。”努热曼古丽笑着说：“但我们现在卖的东西，都到了广州。”在此共同努力下，她所在团队的发货量目前均在250单左右。

近年来，新疆聚焦劳动就业重点群体和深度贫困地区，大力实施就业惠民工程，持续加大就业培训力度，积极拓宽就业渠道。在脱贫攻坚的奋斗路上，像努热曼古丽一样的年轻人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也有了“新营生”，他们不仅实现了就业的愿望，同时也为家乡脱贫攻坚贡献着青春的力量。

“小黄人”求医记

本报记者黄筱

一个普通的家庭，很有可能因病致贫。

一个刚脱贫的家庭，更有可能因病返贫。

自去年8月起，截至2020年9月23日，全国近150个“走投无路”的贫困家庭在杭州找到了“活”下去的希望，这些家庭虽各有各的难，但难的源头却来自同一个疾病——终末期儿童肝病。

他们的孩子要活下去只有一条路——肝移植，面对高额的手术费，捉襟见肘的现实窘境让他们陷入绝望。

抓不住的2%希望

“在外面打工十多年，那是我第一次买高铁票。”今年4月，从湖南永州农村到深圳五金厂打工没多久，家里的一通紧急电话让陈军慌了神，五个月的小女儿仙仙得了重病，县医院医生让赶紧去省城大医院看病。从来都是绿皮火车硬座往返的陈军为了早点见到女儿，第一次“奢侈”地买了高铁票回家。“我当时在高铁上手一抖，就觉得害怕，我们家从来没有生病严重到要去省城看病的。”陈军回忆。

到家后看到全身蜡黄、连眼珠都发黄的仙仙，陈军夫妻俩立马带着孩子到了长沙。“98%是先天性胆道闭锁。”省城儿童医院医生一看检查报告，便告知夫妻俩根本可以确诊为先天性胆道闭锁。先天性胆道闭锁是一种因肝内外胆道出现阻塞而导致的淤胆性肝病，若不及时干预治疗，很快会发展为肝功能衰竭，危及孩子生命。

“医生，那还有2%的可能性呢？”陈军像抓住绝望中的救命稻草一样，想要拽住那2%的希望。“你们可以选择先吃药治疗，如果吃药治疗一段时间黄疸下去了，那么就是那个2%的可能性。”

可是奇迹并没有降临。“孩子已经肝硬化了，要活下来只有一条路——肝移植。”医生说，

如果是亲体移植，就是家属捐肝的话，手术费用大概十万元。然而这笔医药费让陈军犯了难，年迈的父母在老家务农，妻子带着六岁的大女儿和五个月的小女儿也在老家生活，陈军每月把打工赚来、省吃俭用的四千多元悉数寄回家中。

陪着女儿在长沙看病的日子里，陈军每晚躺在医院公共区域的长椅上休息，一边向亲朋好友借钱一边流泪。

突如其来的幸运

同病区的病友看到陈军一家的难处，告诉他杭州有家医院可以免费救治像仙仙一样的孩子。将信将疑的陈军在网络上搜索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小黄人”救治计划，已经累计为70位来自贫困家庭的终末期儿童肝病患儿带去了重生。

“我的‘小黄人’有救了！”5月31日，陈军和妻子带着仙仙坐了17个小时的火车到了杭州。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陈军看到了来自云南、贵州、甘肃等全国各地的终末期肝病贫困患儿